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丛书 020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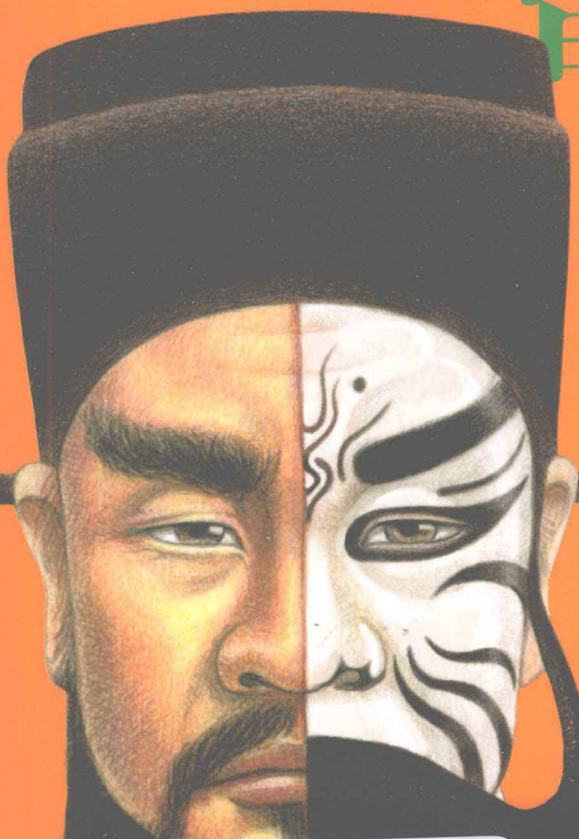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卑鄙的圣人 曹操

一件件讲透，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、奸诈、狠毒计谋；
一页页浸透，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、仁义、圣人情怀。

第8部

曹操暮年急窃国
曹丕曹植急相煎



王晓磊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

卑鄙的圣人

曹操

第8部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王晓磊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（南京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第8部 / 王晓磊著. -- 南京：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2.11

(读客公务员读史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5791-3

I . ①卑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 - 三国
时代 - 通俗读物 IV . ① 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8744 号

书 名 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第8部

著 者 王晓磊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肖 飒 盛 亮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77 千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791-3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 吞并武威，韩遂搅乱曹操后方 /1
- 第二章 贿赂权臣，曹丕失算 /26
- 第三章 韩遂马超谋叛曹操 /42
- 第四章 一门四侯，曹操诸子加官晋爵 /59
- 第五章 坐镇邺城，曹丕结党 /75
- 第六章 入关中曹操先打心理战 /90
- 第七章 曹操渡渭水险丧敌手 /111
- 第八章 离间妙计大破关中联军 /131
- 第九章 刘备入蜀，后患无穷 /154
- 第十章 曹丕应变冀州之乱 /168
- 第十一章 冀州不稳，曹操怒责曹丕 /181
- 第十二章 起用酷吏，曹操治贪下狠手 /198
- 第十三章 惩治豪强拿功臣开刀 /212
- 第十四章 朝议九州制，
曹操代汉野心彰显 /228
- 第十五章 曹操晋位魏公 /250
- 第十六章 荀彧殉汉 /262

第一章

吞并武威，韩遂搅乱曹操后方



关西军阀

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春天的一个夜晚，朦朦月光洒在凉州广袤的大地上，仿佛给苍茫荒原盖上层薄纱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。可就在通往武威郡姑臧县的大道上，由东向西跑来一小股军队，打着忽明忽暗的火把，奔跑和呐喊声打破了宁静。

天下纷争之际有些兵马本不足为奇，但这支部队却格外滑稽——总共才一千多人、战马百余匹，辎重军械尚不齐全，有的将校连盔甲都没有，春寒料峭的时节裹了一身大袍子，没有挂剑的钩带，就拿草绳把佩剑一栓，胡乱在腰上一缠。当兵的更惨了，不少人连鞋都没混上，光着脚板赶路；还有的反穿羊皮袄，大长毛在外面耷拉着，一望便知不是汉人。匆匆忙忙连夜赶路，士兵早累得吁吁地喘，就这点儿人马竟稀稀拉拉拖了半里地，根本没个阵势，战斗力可想而知。有个盔甲齐整的中年将领似乎是统帅，骑在马上扯着嗓门：“快走快走！咱们可是为朝廷戡乱，都给老子精神点儿！”这么支杂牌军还给朝廷戡乱，岂不是笑话？

黄巾起义前汉室天下不可谓不牢固，却唯有凉州始终战乱不息，自汉安帝永初元年（公元107年）羌人举兵造反开始，没完没了的汉羌战争拉开了序幕，一打就是一百年。以至于此后的邓骘、庞参、虞诩、皇甫规、张奂、段熲、皇甫嵩、董卓无一例外都曾在凉州摸爬滚打过，几

代人的心血都耗进去了。可羌人似乎与汉人结成了死仇，讨平了叛，叛起来讨，周而复始无休止，直闹到灵帝驾崩天下大乱都没结束。

灵帝末年羌胡首领北宫伯玉、李文侯发动的叛乱姑且可以算作是最后一次，声势浩大波及整个凉州，但最后的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，羌人没闹起来，反被汉族军官篡夺了叛军大权，经过对外攻战和内部火并，最终崛起了韩遂、马腾两大军阀，在凉州割据称雄，并把势力发展到关中一带，朝廷刺史形同虚设。除了韩、马两家之外，还有宋建、程银、侯选、梁兴等十几只小势力，或在凉州或布关中，各拥兵马不等，多则一万少则数千，约为兄弟共同进退。这帮军阀的出身就三种——叛将、强盗、土豪。

眼前这支队伍的头目叫杨秋，也是叛将出身，年近四旬久经战乱，由于曹操急于南下，对凉州诸将一概予以安抚，所以他也在朝廷挂有骑都尉、关内侯的官爵，但他手下只有两千兵，地盘只有安定郡下辖的几个县，非但无法与韩、马两家相比，即便在小势力里也是较弱的。

去年七月，武威太守张猛趁曹操南征受挫之机报私仇，攻杀凉州刺史邯郸商。韩遂发下檄文，召集凉州各部合攻张猛，口口声声要为朝廷除害。但这次行动既没上表朝廷，也未向曹操通报，完全是韩遂擅自举兵。凉州各部分纷纷响应，唯有杨秋听了手下人意见，没敢轻举妄动，秘密派人向曹操请示，得到默许的反馈之后才发兵，故而耽误了几个月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韩遂率领诸部连战连捷，这场战争都快结束了。按照凉州各部盟约，凡是协同作战的部队都能瓜分敌人辎重财产，甚至还可以在敌人城中大抢一票，杨秋已晚了一步，若再不赶去助阵，就什么好处都捞不到了。

就这么没黑没白赶了七八天，累得士卒叫苦不迭，总算到了姑臧城下。兵甲层层，黑压压的各部人马早将城池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杨秋人马本就少，这会儿都跑累了，一时半会儿追不上，身边就十几个亲兵。

也不知哪部的小将负责督后队，一见杨秋厉声喝问：“哪里来的人马，敢来此处搅扰？”

“我乃安定郡所部骑都尉杨秋，特来发兵助阵。速速领路，我要见韩将军。”

手底下兵少，当将帅的也受气，那小将根本没拿他当回事，笑道：

“我的杨大将军，您还真来了。再迟一步，我们连城都攻下来了。”哪

有工夫为他领路，只闪出条人胡同，叫他自己过去。

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杨秋也没计较，带着亲兵打马冲了进去，绕过几支队伍，不多时来至城壕边。只见数十个士兵举着火把，当中并列着七八位骑马的将领。当中一人身披铁甲，头戴兜鍪，坐骑一匹大黑马，宽脸庞，灰长髯，两只眼睛被火光映得通红，虽已年近六旬，却是宝刀不老满脸煞气——这便是征西将军韩遂。他身边是程银、李堪、马玩、梁兴、侯选等，都是凉州和关中诸部的头目。

韩遂见杨秋这会儿才到不禁蹙眉。梁兴是个大嗓门，抢先嚷道：“哟！这不是杨兄弟嘛！怎么现在才到？是不是闲着没事搞婆娘，错穿了婆娘裤子才耽误了工夫啊？”一席话惹得众将哈哈大笑。

程银也腆着大肚囊骂道：“你可真会捡便宜，我们前面厮杀，你按兵不动，这会儿又来吃现成的，什么东西！”

杨秋没理他们，只向韩遂解释：“去岁饥荒打不上粮食，我手下崽子们都快哗变了，半月前刚抢了几座村庄，积攒些军粮这才把队伍拉出来。迟来了几日，您多包涵。”

韩遂虽是割据一方的大头目，却是读书人起家，倒也有些肚量，心中不悦却并未嗔怪，只冷冰冰道：“战事紧急无需多言。速速领兵围困西门，别再耽误了。”

“诺。”杨秋领令便去。

“慢着！各家兄弟出力不少，唯有你最后才到，这可不公平。待攻破城池分敌辎重的时候，老夫扣你一半。”

凉州诸部以马腾、韩遂二人居首，凡事皆由两家协定，如今马腾已入朝，其子马超虽骁勇善战，毕竟是晚辈，现在一切由韩遂做主。杨秋一来理亏，二来不敢不服，只得悻悻而去。

“快看！张猛出来了！”随着士兵一声喊叫，有员老将出现在敌楼之上。

武威太守张猛，字叔威，乃先朝名将张奂之子，现已年近六旬。当初他受命担任武威太守时，恰逢朝廷任命邯郸商为凉州刺史，两人一同上任，本该齐心协力，不想却闹得你死我活。凉州刺史原是由京兆豪族韦端担任，后来韦端入朝，曹操却弄来个兖州的文人邯郸商。此人也是个能吏，但不了解凉州情况，处处掣肘张猛。两人闹得势同水火，以至于张猛领兵包围刺史府，杀死邯郸商。本以为曹操兵败赤壁无暇管这

边，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只顾内斗招来外贼。无故杀官本就不得人心，加之韩遂等部人多势众，张猛一败再败困兽孤城，生死存亡就在今夜了。

韩遂催马向前几步，朝上喊道：“老朋友，久违啦！”他们原都是凉州之人，先前打过交道。

“韩约，你因何兵犯我城？”张猛深知韩遂底细，他原先叫韩约字文遂，后来因叛乱更易名字，这才变成了韩遂字文约。

“何必明知故问，你杀死刺史意图谋反，我发兵乃是辅保社稷，铲除凶徒！”

“呸！”张猛骂道，“明明是你趁机作乱，却道我是反贼。”

韩遂笑道：“你杀官在前铁证如山，有何资格教训我？好好瞧瞧这几路人马，凉州诸部皆在，是你一人谋反，还是我们全都谋反，这还不清楚吗？”

“卑鄙无耻，贼喊捉贼！”张猛望着下面无边无沿的大军，就是瓜分他来的，满腹道理已说不通。

程银接过话来：“张权威，你能飞多高蹦多远我们心里清楚，现在城中恐怕连三千人马都不到了吧？听我一句劝，快快开门投降，看在老乡的情分上，老子留你一具全尸！”

“休发狂言！朝廷救兵马上就到。”

程银又道：“这话去骗三岁小孩吧！你擅自诛杀刺史，朝廷岂会救你？再者最近的官军也在弘农，等他们赶来，十个姑臧城也攻破了。”

张猛知他所言非虚，又道：“韦端之子韦康所部就在冀城……”

不待其说完，韩遂仰天大笑：“哈哈……韦康小儿区区数千兵马，莫说他不敢来，就是敢来我一并收拾。”

“韩约狗贼休要猖狂！”张猛额角已渗出冷汗，却强打精神辩道，“别忘了你尚有肘腋之患，马腾虽已入京担任卫尉，还有他儿马超。你今来攻我，不怕马超袭你于后吗？倘若他发兵来救，再有官军遥相呼应，你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！”这是他最后的一祭法宝。

“别做梦了！”韩遂冷笑着从亲兵手中抢过火把，拨马兜个圈，来到队伍左翼，朝上喊道，“睁开你的狗眼，瞧瞧这是谁？”说着话将掌中火把举向身边一员将官。

张猛揉了揉眼睛，借着火光照耀，渐渐看清此人——身材魁梧相貌

狰狞，豹头环眼连鬓落腮，身披鎡铁铠甲，腰系虎皮战裙，肩挎着雕弓箭囊，手中一杆明晃晃的马槊。凉州之士都识得，他乃马氏父子麾下猛将庞德！

“怎么会……”张猛顿觉天旋地转，险些从城楼坠下去。

“嘿嘿嘿，看清了吧？”韩遂将火把一扔，手捻胡须洋洋得意，“普天之下皆为仇讎，没人会救你！”

张猛彻底死心了。韦康无力相救，马超暗中与韩遂通谋，朝廷军队最近的也在弘农，莫说不愿意管自己死活，就是想管也来不及了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……完啦！

韩遂已有些不耐烦：“张叔威，我给你半个时辰开门投降，再要抗拒我便攻城！到时候玉石俱焚，休怪我心狠手辣！”

张猛慢慢直起身子，再看城下一眼，踉踉跄跄退进阁楼。两个守阁亲兵满脸焦急迎上来：“郡将大人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
“获罪于天，无可祷也……”张猛只是摇头苦笑，“你们出去，我想静一静。”

阁楼中只剩下张猛一人，失魂落魄瘫坐案边。无论开门与否，头顶“谋反”大罪，死是逃不过的，他只想临死前写份奏章，忏悔自己的罪过，控诉韩遂才是真正的反贼！可举起笔来却一个字都写不出，环顾这间阁楼，满脑子都是奇怪念头——大汉朝廷有制度，凉州之人户籍不准内迁，可他父亲张奂功勋卓著破了例，把户籍迁到了弘农，从而改变了低人一等的家族地位。说来也巧，张猛恰恰是张奂任武威太守时出生的，据说当时因为与羌人作战，他父亲日日在城楼御敌，他母亲就在这城楼产下他。冥冥之中似早有定数，难道生于此处，注定也要死在这里？张猛不禁恼怒，将桌案上的奏报都推散在地。正是春寒时节，阁里点着三四个炭盆，帛书落于炭盆中，燃起一团火花。张猛愣了片刻，倏然起身将火盆踢翻，烧着了地上的竹简。他状若疯癫，把几个火盆尽数踢飞，霎时间卧榻、帐帘、帅案全烧着了，阁内一片火光！

“大人，怎么了？”亲兵立刻拥进来。

张猛回过头阴森森道：“我若落入韩遂之手，必枭首以送许都。死者无知则已，若死而有知，我有何面目过华阴县先父之墓？也罢，生有地死有处，我张某人认命啦！你替我转告姓韩的，他也得意不了几天。曹操绝不会轻饶他的，我在那边等着他！”说罢张开双臂扑入熊熊烈火

之中……

城楼的火越烧越大，长官自焚，守兵无帅只能投降。城门轰隆隆一开，不等韩遂传令，各路士兵一哄而入。杀啊！争啊！抢啊！瓜分啊！莫说守军的辎重，连百姓的财物都被掠夺一空，根本没人管大火，任凭它愤怒地燃烧，把城楼化作灰烬——这就是为朝廷除害的正义之师！

凉州诸部劫掠了一整夜，其间因为抢东西还自己人械斗了一场，直到天亮才撤出县城各自归寨。杨秋一回到大帐就骂骂咧咧：“韩遂老狗算什么东西！竟敢当众呵斥我，我好歹也是朝廷册封的关内侯，又不是他下属，凭什么受这窝囊气！还被程银、梁兴那帮家伙嘲笑。真把老子惹急了，我非一刀宰了老狗不可……”骂归骂，其实杨秋既缺兵马又少粮草，实力威望都大大不如，凭什么跟韩遂拼命？也就过过嘴瘾罢了。

刚骂了几句，有个年纪轻轻相貌清秀的仆僮笑着迎上来：“将军别生气，何必与老儿一般见识？辛苦好几日，快歇歇吧，我去给您烤羊肉。过会儿您睡醒了，羊肉也烤好了，不凉不烫外焦里嫩，咬一口滋滋冒油，多大的福分？咱得快活且快活，犯不着跟那老儿计较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帮杨秋摘盔卸甲。

“滚一边去！”杨秋将那仆僮推了个跟头，“都是你害的！非要跑去请示朝廷，来来回回这么慢，若不是等曹操的命令，我早赶到了，何至于被韩遂羞辱？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”

那仆僮歪坐在地，非但不惧反而笑起来：“将军，属下这可都是为了您好呀！”

“为我好？这次抢来的东西，各部都是平分，唯独咱们被韩遂扣了一大半。全是你害的！”杨秋说漏了嘴，其实挨几句骂不算什么，耿耿于怀的是分赃不均。

仆僮却道：“这点儿东西算什么，以后有大富贵等着咱呢！”

“放屁！”杨秋把兜鍪往地上一扔，“我真是昏了头，听你这小子胡言乱语。还大富贵？做你的美梦吧！给我弄洗脚水来。”

仆僮的笑容始终不变，慢吞吞爬起来，拾起兜鍪吹了吹土，轻轻放到帅案上：“富不富贵且放一旁，将军您还想不想要脑袋了？”

“嗯？”杨秋一愣，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韩遂太过猖狂，开罪朝廷已深。您不能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，得给自己留后路啊！”

“后路……”杨秋渐渐听进去了，“此话怎讲？”

那仆僮笑着走到大帐角落，拿起铜盆，一边舀水一边说：“韩遂靠造反起家，毕竟是个臭底子。虽然现在投靠了朝廷，但他割据西凉三十余载，朝廷岂能真的信任他？曹军在赤壁落败，他又借此机会捞实惠，打着戡乱的旗号攻城略地，以为曹操鞭长莫及，殊不知这么干蠢得不能再蠢了。将军请坐……”他帮杨秋脱去靴袜，跪在地上为其洗脚，“其实韩遂若肯像马腾一样交权入朝，曹操未必会把他如何，他越抓着兵马不放，曹操就越想除掉他。莫看曹军在长江吃了败仗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拔根汗毛照样比韩遂腰粗！咱可不能得罪，得把眼光放远些啊！”

“嗯。”也不知是觉得有道理还是烫脚烫舒服了，杨秋长长出了口气，“照你这么说，我原就不该跟着韩遂他们来打张猛……”

“非也。咱们应该来。如果不跟着他们打张猛，那他们灭了张猛就该回头灭咱们了！您想想，各部人马都来了，唯独咱不干，那韩遂还能容得下咱吗？”

“有道理。”杨秋似乎想明白了，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那仆僮笑呵呵摩挲着杨秋脚：“咱们一边跟着韩遂混，一边把军情透露给曹操。近处认个小祖宗，远处找个大靠山，谁都不得罪。韩遂有实惠，咱就跟他喝酒吃肉，将来曹操若是发兵问罪，咱就说咱是被韩遂胁迫的，所有罪过都往他身上推！况且又有透露军情之功，曹操也不能亏待咱们。您说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“有理！有理！哈哈……”杨秋满意地拍了拍那仆僮的肩膀，“这里外不吃亏的主意都叫你想绝了，你可真是个小人！”

“谢将军夸奖，嘿嘿嘿。”

杨秋口中这个“有才的小人”名叫孔桂，字叔林，天水人，出身贫贱父母早亡。当年西凉叛乱，身为将领之一的杨秋烧杀劫掠，把他抢到军中为奴，那时他还是个孩子，杨秋看他相貌清秀，就留在身边充个仆僮。孔桂机警聪慧，尤其善于察言观色，十几年混下来，不单把杨秋起居饮食伺候得妥妥帖帖，还参与了军务。杨秋兵微将寡，没什么谋士，所以孔桂就成了这营里不可或缺的人物，既是奴仆又是参谋。

莫看得了器重，孔桂伺候人的本职却没放下，反而越干越起劲，这会儿捧着杨秋的大脚，又是揉又是捏，仿佛在摆弄一件无比神圣的东西：“将军啊，还有个事我想问问您。”

“说。”杨秋眯着眼睛，享受着按摩。

“您原先知道马超派兵之事吗？”

“我怎知道？昨晚看见庞德，连我都吓了一跳。”

“哦？”孔桂一惊，“好个狡猾的马超！”

“哎哟哟，你他妈轻着点儿！”杨秋脚被捏疼了。

孔桂把他脚轻轻放下，又开始给他揉肩捶背：“马腾如今在朝，按理说马超就该本分些，却也串通韩遂干这种勾当！不敢明目张胆，就暗中派部下领兵参与，以为能骗得过曹操……将军，这可是咱们向朝廷表功的好机会啊！”

“你小子又有什么鬼主意？”

“咱们给朝廷透个消息，把这边的事说一说。”

“这倒不必操心，韩遂正筹划给朝廷上表呢。”

孔桂暗笑他不晓事，却耐心解释道：“韩遂自然要上表，但绝不会提有马超参与，所以咱们才要透这个口风给曹操，叫他多加留神。以小的之见，您赶紧修一份表章，抢在韩遂之前送……”

杨秋撇了撇嘴：“你故意寒碜我是不是？我跟韩老狗能比吗？他在洛阳读过书，我把一字念成扁担，哪会写什么表章？”

“唉……那可怎么办呢？”孔桂故意叹了口气。

“你再跑一趟吧！”

“也好……”孔桂要的就是他这句话，却甜言蜜语道，“只要是为了将军您，小的什么苦都能吃。”

“别恶心我了，快去快回，到弘农别耽误工夫。”司隶校尉钟繇坐镇弘农，监管关西军务。

“不去弘农，我要去邳城！”

“邳城？”杨秋有些不快，“你还要直接见曹操？这一去一回又得耽误几个月，还不嫌麻烦？”

“嘿嘿嘿，想要讨好就得直接找顶头上司，岂能半路便宜别人？只有把曹操哄美了，将军的日子才好过嘛！”孔桂说的是公的一面，其实他还有不能说的私利。上次去见曹操，得了不少赏赐，似乎曹操对他青睐有加，虽然这荣宠来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总是个上进的好机会。要是多巴结巴结，攀上这高枝，就不用再在凉州捧杨秋脚了，去邳城捧曹操脚岂不更好？

“随你便，别办砸了就行。”杨秋被他伺候得挺美，伸了个懒腰，“忙了一夜也乏了，睡觉！你收拾收拾东西及早动身吧。”

“不在乎这一会儿工夫。”孔桂谄笑道，“我骑快马直奔邺城，必能赶在韩遂的使者之前。将军歇息吧，我先给您烤羊肉，除了小的我，谁还了解您的口味？”

“嗯，去吧去吧。”杨秋打着哈欠躺下休息，刚合眼又马上睁开，“你小子可得把手洗干净，别捏完脚又给我弄吃的！”



修建邺城

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，废分封而立郡县，将地方行政设定为郡县两级。但是汉高祖推翻秦朝、消灭项羽之后，为酬谢功臣、巩固宗族，又重新册封了一批诸侯王，经过几朝逐步削藩，直到汉武帝颁布“推恩令”，诸侯国对于中央政权的影响才基本消除。此后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，汉武帝又把天下郡县分为十三个州，每个州任命一名刺史，专门负责考察吏治，监督不法。由于大汉都城在长安、洛阳，所以这片地区不称“州”而称“司隶”，天子脚下的监察长官也不称“刺史”，而叫“司隶校尉”。

司隶校尉不仅在名称上与一般刺史不同，待遇和权力也强得多。一般刺史俸禄六百石，司隶校尉二千石；一般刺史仅仅负责监察，而司隶校尉不但可以监察百官，还监管京畿防务，甚至连皇族成员头上都能管三分！光武帝时著名酷吏董宣担任此职，因此司隶校尉又得了个绰号，叫做“卧虎”，足见权威之重。这种情况延续了近二百年，直到曹操当政出现了问题。

由于曹操把天子迎至豫州许县建都，也就脱离了司隶地界，故而出现了司隶校尉所在非所管的尴尬局面。不过任何问题都难不倒大权在握的曹操。他先是命自己的心腹故友丁冲兼任了几年，掌控了许都卫戍部队，继而转给侍中钟繇，命他出镇弘农旧地，不但监察地方，还要统辖兵马，与关西土匪、凉州割据乃至匈奴人周旋。

钟繇乃前朝名士钟皓之子，并非曹操故旧，却在奉迎天子的事情上出了力，因此获得信任，被曹操委以经略关中的重任。曹操之所以能够

灭吕布，破袁绍，平河北，很大程度是钟繇的功劳，正因为有他稳定西面局势，曹操才无后顾之忧，可以大肆向东发展。尤其高幹在统辖并州时，两次趁曹操远征背后作乱，皆靠钟繇之力化险为夷。故而钟繇的功劳和地位仅次于尚书令荀彧、军师荀攸，不但是曹操的心腹，更是社稷重臣。

但是前不久钟繇接到一道召命，曹操命他离开弘农，去邺城商议军情。张猛杀邯鄲商，韩遂趁机举兵，西边是有些不安分，但有事可书信交流，为何非要面对面谈？钟繇百思不得其解，又不能抗拒命令，只得把军政事务交与谒者仆射卫觊、弘农太守贾逵代为处理，启程前往河北。他在任多年难得离开关中，打算顺路去趟许都，拜见一下天子，与荀彧盘桓盘桓，可刚踏入河南地界就有紧急军报从后追来——武威太守张猛已被韩遂等部剿灭！

钟繇甚感干系重大，也不去许都了，令仆人马上加鞭星夜兼程赶往邺城。紧赶慢赶跑了一个月，顿顿饭都是在马车上吃，好不容易来到邺城之外时，这位老臣浑身骨头都快散了，站在平地直打晃，晕晕乎乎抬头一望，顿时傻了眼：“这是邺城吗？”

赶车的累得灰头土脸，听了这话眼泪差点儿下来：“大人，您冤死我了。小的赶了半辈子车，还能有错吗？”

也不怪钟繇起疑，如今的邺城已今非昔比——四面城墙都已拆掉重修，东西扩张到七里，南北拓展至五里，全由青石堆砌，比原先加高一丈，城门增加到七个，城楼也雄伟许多。即便看见城南扎着中军营，立着曹军大旗，钟繇还是不相信赶车人的话。他也不再坐车了，迷迷糊糊顺着修缮一新的驿道往前走，不多时来到西门下，仰首瞭望，见门洞上刻着“金明门”三个气势磅礴的篆字——梁鹄的笔体，没错了！这才算放心。

进了城更醒目，一条笔直的大道贯穿东西。南面是鳞次栉比的房舍府邸，北面恰是练水军的玄武池，如今拓宽城墙，已将一大半围到里面来了。大批服徭役的百姓挥着铲子、扛着石料，忙得热火朝天，还有许多奇珍的树苗堆在道旁，看样子似乎要把玄武池改造成一座园林。钟繇被这热闹的场面吸引住了，也不坐马车了，顺着大道一路向东，边走边看。走了很远才到苑囿的尽头，又见一道雪白的高大院墙——这就是新建的幕府吧。

钟繇背着手溜溜达达往前走，不多时就到了一座尚未完工的门楼前。这座门楼宽有两丈，黑漆大门，汉白玉石阶，旁边搭着脚手架，一大群工匠正在上面盖二层阁楼呢。

“董大人、卞司马，你们怎么当了工头了？”钟繇一眼瞅见了董昭和卞秉。

卞秉素爱说笑，盯着工匠干活连头都没抬，戏谑道：“这是谁跟我玩笑呢？走着瞧，等建你家宅邸时老子不给你盖屋顶，天天叫你数星星！”说罢一扭脸，才看见钟繇在底下站着，连拍脑门，“哎哟哟，原来是钟公，得罪得罪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钟繇乐不可支，“没顶的房子我还真没住过，卞司马何时去修啊？”

卞秉揉着脑袋笑道：“我这等文不成武不就，光耍嘴皮子的，除了当个工头也没什么出息了，钟公切莫见笑。”这是自谦之言，以他之才智，绝不只是嘴上的功夫。

董昭虽年逾五旬，腿脚却很灵便，三两下便从一丈高的脚手架上攀下来：“元常兄怎么来了？稀客稀客！”

就这一句话便让钟繇坠入五里雾中——早听人传言，近年来董昭很受曹操倚重，许多机要之事都由他操办；此番连他都不知曹操调自己来，可见有多隐秘。

细论以往之事，董昭与钟繇皆在西京朝廷任职，私交甚笃，也都曾为曹操奉迎天子之事出力。但自从董昭与荀彧失和以来，以荀氏为首的颍川士人都对他产生了厌恶，作为颍川士人的钟繇自然也会受影响，不过表面还是和和气气称兄道弟：“公仁贤弟，我是受丞相诏命而来。”

“为了凉州的事？”

“大概吧。”

董昭见他不愿多说，也不好再问，只道：“幕府正在修缮，小弟为您带路。”

“有劳。”

卞秉在上面扶着栏杆赔笑道：“钟公先去见丞相吧。我这工头实在走不开，这帮干活的小子，不催他们就不知道着急。过几天要是下雨，这活可就不好干了。忙完这几天，我一定带两坛酒到馆驿给您道乏。”

“承情、承情！”钟繇挥挥手含笑而过，眼见邳城大道宽阔，里舍

井然，不少的官衙府邸都差不多完工了，心下不免嗟叹——惨败回来还敢搞这么大的工程，还建得这么快，曹孟德倒是心宽！

董昭一边引路一边介绍，不多时又来到一座府门前，拱手让道：“这就是幕府正门，元常兄请。”

钟繇抬头观看，这座门与方才西边那座一模一样，不过已经完工。门楼巍峨肃穆，上有卫兵瞭望把守，黑漆大门却紧紧关闭。打发走车马，二人自东角门而入，里面的卫兵显然很熟悉董昭，连问都不问，还拱手施礼。门内有石板铺的甬路，左右遍植松柏，及四时不谢之花、八节长春之草；没多远就是二门，又有侍卫把守，都是人高马大膀阔腰圆的汉子，手握长枪大戟，甚是威严。钟繇暗叹幕府防卫森严，哪知一抬头——还有第三道门！

如此前行直至第四道门才算尽头，这里守门的都是身披金甲，肩挎弓箭，腰佩利刃的亲信虎豹士。董昭到了此处也不那么随便了，上前亮出名刺才能通行；刚跨过门槛，见长檐下列着七八张杌凳，有个身材魁梧相貌凶恶的黑脸将军正跟校尉们聊天呢。

钟繇一眼认出是许褚：“哟，这不是许将军吗？”

“末将参见钟大人。”许褚如今也四十多了，但虎颌虬髯愈显凶悍，说起话来憨傻朴实，杀起人来却是个魔头！

“不敢。”钟繇连忙相搀，“您可是身经百战，受封关内侯的人物，我哪敢担您的礼？”

“什么关内侯关外侯，俺就是个粗人！”

钟繇爱惜他憨厚人品：“谁不知您勇力过人，军中之士誉为虎侯？”

“虎侯？哈哈哈……”许褚仰面大笑，“那都是当面奉承我，背地里他们都叫我虎痴。”一句话逗得旁边的校尉全乐了。

钟繇又问：“怎不见曹纯、吕昭他们？”

许褚道：“吕昭那小子如今出息了，不当家将放出去做官了，最近抓了几伙土匪，还被丞相嘉奖呢！曹纯将军嘛……南征染了病，大老远的不好折腾，留在谯县休养呢，听说不太好。”

钟繇见他颇有忧虑之色，不再提曹纯之事，转问道：“丞相招我前来，现在能见吗？”

许褚一拍大腿：“正跟小的们念叨这个呢，想起来就有气，前天不

知从哪儿跑来个小子，竟对了丞相的心气，又是赠金又是赐宴，这会儿在后面陪着丞相用饭呢！那家伙油嘴滑舌，跟这府里最下作的奴才没什么分别，真不明白丞相看中他哪点了。真真可恶！”他抱怨够了才道，

“别人来也罢了，你们就进去吧。在堂上等会儿，少时丞相便出来。”

钟繇千恩万谢——说归说笑归笑，他知道许褚的脾气，有一次曹丕身披甲冑要见曹操，竟被许褚挡在外面等了小半个时辰。今天能允许进去等，已是天大的面子。

过了这道门钟繇才注意到，原来里面好大一座院落，方圆竟有一里，皆以青砖铺地，当中铺了仪道；院子正中央有一座高达两丈的大堂，斗拱飞檐气势恢宏，光石阶就十多级，一丈宽的楠木大门上挂着匾额，写着“听政堂”三个大字，又是梁鹄的手迹。而在院落的左右两侧，除了偏门还各有几座精致的小阁，似是掾属办公之地。

钟繇看得清楚想得明白——臣子府邸修成这样明显是逾制的。这哪是什么幕府，分明又是一座皇宫，这听政堂俨然就是朝会的大殿。若不是南征受挫兵败而归，恐怕曹孟德早在这里身披龙袍口宣天命了。

董昭道：“我还有差事在身，不能陪元常兄见丞相了。您只管到堂上坐坐，一会儿丞相就来。我就少陪了。”

“多谢多谢，您请自便。”钟繇拱手作别，迈步上了大堂。到里面一看，才知与原先没什么分别——古朴的屏风、不饰雕琢的帅案，连个香炉都没有，两旁的坐榻还是旧的。看来曹操虽兴建殿阁，但朴素之性未改，这些寒酸的东西往崭新的大堂上一摆，颇有些空荡荡的感觉。

此刻连个伺候差事的小厮都没有，钟繇背着手踱来踱去，猜测曹操叫自己前来的目的，抬眼间正看见帅案上有份展开的书简，似乎不久前刚批示完。他忍不住好奇，凑上前歪着脑袋看起来。

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，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？及其得贤也，曾不出闾巷，岂幸相遇哉？上之人求取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“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”若必廉士而后可用，则齐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？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，唯才是举，吾得而用之。